

野

獲

編

野獲編卷十二目錄

吏部

中書考察

辛亥兩察之爭

大計糾內閣

己亥大計糾拾

乙巳兩察之異

銓郎索頂首

都給事陞轉

五賢附察

考察留用

又

卑官被察仍留

大計部院互訐

言官例轉反詰

考察脅免

廣書

武弁王官

一時六卿眉壽

文武同時各盛

士大夫癖性

士大夫偉狀

士大夫華整

二品直拜三孤

戶部

海上市舶司

勸農

救荒

金榮襄奪情

陶少卿

西北水田

西北水利

河漕

先朝設海運衙門

海運

永平海運

黃河運道

宣大二鎮漕河

汴河故道

關陝三邊餉道

賈魯河故道

呂梁洪

徐州

泇河膠萊河

膠萊便道

泇河之成

野獲編卷十二

秀水沈德符景倩著 桐鄉錢 枋爾載輯

吏部

中書考察

大計六年一舉定於宏治末年其典最重五品以下俱聽考察內惟翰林學士得免考以示優異已而講讀學士亦請如例遂並免之其坊局等官雖貴則照各官同聽吏部處分矣至於內閣書辦卽今制誥兩房中書官憲宗朝命本院學士會同閣臣與講讀以下等官考察不許吏部干預皆所以重文學侍從之體非他官得比

然嘉靖以來仍從吏部都察院爲政矣至於文華武英
兩殿中書辦事等官以及御用監各項匠官例皆先期
乞恩免考蓋又以他途擯之功令之外非特恩也又大
醫院及欽天監以方技亦如之迨其後也太醫與兩殿
中書仍入計典惟欽天監則至今猶然不考察不丁憂
不告老云

辛亥兩察之爭

嘉靖三十年辛亥當大計京察是年正月錦衣衛經歷
沈鍊抗疏糾首輔嚴嵩其詞甚峻嵩力辨謂鍊作縣敗
官調簡今知京察必處以故建言祈免黜幽上怒捕鍊

逮治斥口外保安州爲民計竣吏科都給事張秉壺又糾吏部尙書夏邦謨不職得旨致仕萬曆三十九年辛亥當大計京官先一年冬御史金明時劾吏部侍郎學士王圖其詞亦峻圖疏辨未奉處分至次年二月臨考察日掌河南道御史張京兆具密啟于吏部尙書孫丕揚謂明時前疏要挾免察丕揚閱之震怒卽聞之上令閑住明時辨疏犯御名下一字上亦大怒發刑部贖罪爲編民于是刑部主事秦聚奎首攻太宰臺省繼之丕揚辨甚激而攻者不已不一年亦請致仕從來司察冢卿未有被彈射如此者且指白簡爲挾免亦惟此兩辛

亥恰好六十年豈運數使然耶

大計糾內閣

六年京官大計吏部都察院主之及事畢糾拾大僚屬科道爲政而閣臣票擬去留或下部院覆議罪狀當否以聽上裁則太宰御史大夫與內閣輔臣是三官者俱主持大計之人向未有糾及之者自穆宗登極考察而高新鄭爲言路所憎聚攻不去乃至南給事中岑用賓御史呂校以大僚糾及之識者咸謂非體而時情正側目新鄭方以此舉爲快心無有救正之者以故己巳再出當國秉鈞恣情黜陟亦爾時激之使然又三年而高

被逐江陵專政則內外大計一出其手定部院不過一
承行吏書矣。○每年初冬朝審罪犯俱太宰主筆相仍
已久至庚午秋復當審時高以首揆兼掌吏部則事體
非舊例可比謂宜遣他尙書代行而高奮然自請往讞
所釋放最多較他年加數倍而王金等以先帝升遐誤
用方藥坐大逆重辟者亦改遣戍蓋欲坐前任首揆徐
華亭以誣罔先帝大不道也卒之穆宗允其請而往事
終不究則高此一行徒傷相體耳後萬厯戊戌年朝審
太宰偶缺旨下以戶部尙書楊俊民主筆甲辰年亦缺
太宰又以戶部尙書趙世卿主筆斯得之矣

己亥大計糾拾

己亥大計最爲平恕惟董太史思白

其昌

以私隙爲朱

考功石門

敬循

所中外轉似未服人至於南京糾拾大

僚則可異矣如右都御史沈繼山

思孝

吏部右侍郎楊

復所

起元

兵部左侍郎許敬菴

孚遠

皆一時人望盡入

網中遠近駭愕莫知其故馮巨區祭酒謂余曰此非糾

劾疏乃薦舉疏也時祝石林

世祿

爲南吏科以一人掌

六科印遂有此舉至次察乙巳祝亦不免前三公者雖

被指摘終無絲毫之玷而祝遂不振

乙巳兩察之異

今上乙巳大計疏上不下久之中旨批出特留降調科道官數人蓋首揆沈四明專庇給事錢夢臯御史張似渠輩因并諸言官留之時以爲異事羣起爭之而不知前乙巳之更異也嘉靖二十四年春京察疏上內不謹主事周玉等并御史謝瑜命照貪酷例爲民浮躁主事朱執中革職閑住蓋于部議加重焉旣而吏科河南道拾遺則中允郭希顏光祿少卿談相俱在斥罷之列獨得旨留用其後二人俱受極刑亦在世宗朝更異矣惟兵部侍郎張漢在劾中上獨命錦衣官校扭解來京蓋漢先在部欲令總督大臣得斬將以行軍法上銜之未

發至是見疏觸怒故及禍比逮至以刑部讞遲改鎮撫
司刑拷竟發鎮西衛充軍皆從來未有之事也及兩京
祭事俱竣御史桂榮又申救先任南御史今陞常州知
府符驗執法愛民而南考功郎薛應旂爲常州人以私
怨報復致之降調乞復原職上命符驗仍謫而調應旂
于外在桂榮計後論救非故事也上竟不問蓋前乙巳
世宗總攬大權或輕或重俱出獨斷後乙巳則考選久
廢科道晨星首揆欲市恩言官破格留用要皆典故所
不載也○後乙巳南察時給事中儲純臣署吏科本在
事主計人也亦以不及降調察疏發後尙在署草拾遺

疏有相知者告之始杜門亦奇事也又前六年己亥主計南吏科祝世祿已陞寶卿亦以察謫中外稱快

銓郎索頂首

吏部郎以貨取者莫甚於嘉靖季年吾鄉項刑部治元以萬三千金得之於嚴氏嚴敗亦逮至痰死于獄自是此風頓衰然至今上辛卯壬辰間猶有陋規可笑凡先入者將引疾必薦一人自代例以五六百金爲謝至餘姚呂允昌有催討之謗癸巳入大計始相戒禁止至于每省一人轉正郎時必以疾請待新者將滿求歸始再出館選此舊規也自甲午後蔣蘭居時聲以尙寶改授

竟掌選權爲白簡所逐而銓體大做梅大庾守峻繼之

以戶部郎中改入管選亦被論去朱石門敦循以禮部

郎中改入亦掌選得陞太常寺少卿皆變體也自是而

後皆以主事入亦無直至選郎者矣○嘉靖間每省凡

三人一在京一在家一在途徒以熟官享趨附費供應

耳今定爲二人里居與現任皆新舊兼用

都給事陞轉

六科都給事陞轉惟吏科多陞京堂餘則一內一外如

庠士之揆貢不敢擢越內則四品京堂外則三品參政

蓋外轉以正七得從三亦仕宦之殊榮而人多厭薄之

因有官陞七級勢減萬分之語後復爲勞陞功陞閏陞
三說勞如使琉球之類功如邊功督工程之類閏陞則
吏科管察及耆舊起用之類人始以意爲遷就而避外
者多因之得計至癸丑年因爭熊之岡廷弼學差一事

波及禮科都周永春不當內推臺中湯質齊

北京

起攻

太宰太宰舉一內一外舊規爲言又駁之謂非典制說
久不定因得旨命六科會議言人人殊而謂科臣但當
內擢其最不肖者間出二三人于外則衆口如一蓋以
瑣垣得藩臬如郡邑之劣轉王官也此又不知出何典
故矣上久格行取言路寥寥其在者俱積資歲久視京

卿若冷局戀禁闈如鳳池此時周都諫亦不當得外侍
湯欲逐太宰誤引之耳時方視外轉爲禦魍魅投虎豹
不覺爭先護周至於會議出而年例遂因之不舉矣恐
祖制終難高閣也

五賢附察

丁丑冬江陵奪情兩京大小九卿各有公本保留乃至
御史則曾士楚爲首給事則陳三謨爲首合詞請留時
惟詞林吳趙救正之廷杖六十爲民比部艾沈繼之杖
八十最後進士鄒則語益加厲杖一百與二比部同遣
戍至辛巳京察復別綴本末欲永鋼之夫已氓已戍寧

須更麗考功法弇州首輔傅中姍笑之謂江陵敏識人而謗亂若此知其不久矣此實至言但謂將五君子入庚辰外計中則實不然當時弇州目睹其事而謬誤乃爾信乎紀述之難也

考察留用

六年京察典制最重其以不及浮躁處者係續增事例降一級調外以曲全人材其後拔擢不妨致位公輔然當其時卽留用仍故職供事者在先朝有之久不經見矣乙巳大計主察者爲署部少宰楊正庵時喬左都御史溫一齋純爲政疏上旨出切責當事者不公而留臺

省當謫者數人其所注意則僅錢給事及御史張似渠等三四人而已舉朝相視不敢發而聽補郎中劉楚磐元珍主事龐堯封時雍特疏糾沈四明破壞典制庇奸欺君諸不法俱得旨譴罷最後浙人賀吏部道星燦然

繼上清平之疏請亟下考察降謫諸臣以完大典亟罷主察徇私之臣以明公道徇私則指溫三原也賀故與四明厚善故斥溫之私以著沈之公時四明在告不入聞得旨賀亦罷爲編氓是年溫去位次年四明與商邱亦同罷相○沈四明與溫三原不相下已非一日然外猶示羈縻以故甲辰年溫考二品六年滿故事止當得

太子少保沈特爲請加太子太保以悅之幾忘隙修好未幾管察盡處其腹心由是嫌猜愈深不可解矣其年七月三原得致仕去四明遂滋不爲物情所附云

考察留用

今上乙巳大計疏上旨下留科道數人一時大駭以爲創見然嘉靖十八年己亥考功郎中趙汝濂主內察欲斥主事趙文華時太宰許讚力持不可謂此權門私人疏一上必爲衙門累汝濂願以身當之及得旨文華果留又工部屬魏姓者爲堂官尙書周叙所憎被斥汝濂不許而不能奪此科道拾遺疏上獨留之趙後官至少

保尙書魏至都御史然趙故嚴分宜客是時嚴僅爲大宗伯而威焰已能鉗結上下如此至于前嘉靖丁亥兵部侍郎張璉疏留考察浮躁原任吏部郎中彭澤則已降兩淮運副仍守故官尋陞右諭德尤爲異矣○趙汝濂雲南之太和人初以壬辰科庶吉士授吏部考功主事居吏部五年而筦大計故事銓郎無竟授者汝濂得是官卽遷正郎陞南尙寶卿以至副都御史協院至嘉靖三十年辛亥亦以大計自陳調外則相嵩久在首揆而趙文華亦登貳卿久矣文華留用事實錄失載又嘉靖六年丁亥大計御史葉忠被察上特命留用尋陞大

理寺丞其事與趙文華彭澤同時而史亦不書

卑官被察仍留

巡按浙江御史左瑞與參政俞士悅僉事施信考察所屬嘉興縣丞趙恭罷軟爲民恭詣闕自訴云士悅偏聽與隸李保之讒而陷之上下其事于巡撫浙江侍郎等官核之果如恭言吏部覆覈以聞上命瑞信二人各罰俸三月惟士悅與李保並付按臣鞠訊治罪蓋謂其事俱起于參政之受譖故特重其譴且與輿臺並下吏其辱極矣此事在正統三年又十年而俞士悅者已拜刑部尙書又二年而加太子太保又六年而去位夫以方

面大僚糾一邑佐已誣反坐矣其時何顏對吏民他日何顏掌邦禁且至八年之久豈一嘗不足玷生平耶今丞簿卽受誣固無敢自鳴冤抑又鳴且無死所矣是時卑官昭雪者不乏人因嘉興爲吾邑故紀其事

大計部院互訐

內外計典皆吏部都察院主持商榷卽有未愜亦調劑兩平未有察事旣竣部院復自相攻者惟成化四年冬以星變察朝臣時南京則吏部右侍郎張綸都察院則右僉都御史高明主其事已奏上罷郎中潘孟時等九十六人矣上以會官考察各掌印官不同僉名爲疑時

侍郎葉盛都給事毛宏以案他事在南京遂并以屬之
綸乃上言頃會官考察其考退之中若員外蘭諧等三
人人材可惜左府經歷吳宣等十九人當斥各堂上官
不從臣言而都御史高明剛愎自用十三道御史豈無
一人可斥高明心懷不公雖居風憲臣柔懦不立不能
進賢退不肖願與明俱罷高明亦以妨賢悞事自陳上
皆不許比葉盛毛宏覆奏至則云會考時張綸不能對
衆執論察後乃輾轉煩瀆高明亦不與綸誠心商榷以
致積忿猜疑二人俱宜逮問綸所議留議斥俱考察已
定恐難紛更上是之綸與明姑不問按部院同管大計

事後乃爭計如此真向來未有之事此後累朝計典其
服人與否俱不論然俱竣卽休始終無忤直至隆慶間
掌吏部事大學士高拱掌都察院大學士趙貞吉以考
察科道事後相許今上辛亥京察孫承宗宰與許副院事
後相左則成化已兆其端矣

言官例轉反計

甲辰春刑科給事中錢夢臯推湖廣參議未下夢臯自
以疏請謂左右給事外轉始得副使參議若散給事不
過僉事以處不稱職者謂之劣轉今臣特散給事耳參
議之推胡爲乎來哉吏部以爲優臣則自揣無功以爲

遂臣又自省無罪乞敕問該部明數臣功過何以充年
例得旨留用按科臣例轉無求免之理更無反詰銓司
故事乃主上遂允其請說者謂四明密揭保錢故得留
用自是乙巳年工科鍾兆斗例轉亦以論劾溫中丞因
自請得留蓋鍾亦四明入幕也四維俱掃地矣○按錢
給事于癸卯冬以妖書坐郭正域因及次輔沈鯉故公
論以此薄之四明以此厚之時推錢年例者爲署吏部
事戶部尙書趙世卿不先以白首揆首揆怒其異己遂
改命侍郎楊時喬署印趙初議假王時意在存楚偶與
四明暗合初非有心附權其後爲郭江夏昭雪者因四

明以波及于趙悞矣。錢給事之埽門無行人人能唾之然其坐郭宗伯以危法亦自有因府同知吳化者楚人乃去任侍郎郭正域之鄉同年也時以聽勘在京適妖書事起伏闕上疏謂妖書出自新選教官阮明卿之筆阮蜀人又科臣錢夢臯之密戚也錢不能甘乃抗疏直謂妖書出于郭正域郭爲次輔衣鉢門徒而流醫沈令譽爲正域門下食客相與構造此事又因沈令譽串入達觀以助康丕揚錢之得罪名教不待言而吳化之誣告阮明卿總亦犬豕一流耳

考察脅免

自壬午以來諸劾江陵者多取顯官去尤而效之爭以
建言自見亦有知物議將及先事而發者以予所見如
乙酉年南禮部郎馬應圖論宰相權重言官阿輔謫爲
邊尉去時太倉相公新出山先知馬疏所由遂因論時
事及之謂年來滄訛成風乃有市井儉邪千人所指如
馬某者亦得借建言之名以逃考察其詞甚峻時去大
計尙年餘至丁亥春南察終不及馬則以馬疏先被處
也至辛卯冬禮科都給事中胡汝寧先以科場論同郡
主事饒伸爲時情所薄至是又以科場事劾南京主試
諭德陸可教取中舉人錢魁春乃御史錢一本子中式

有私時謂胡借以飾前疏之謬欲免察典及癸巳春大計竟以不謹罷則此疏爲無益矣至戊戌年巡按甘肅御史許聞造論邪橫大臣爲侍郎張眷蒙都御史魏允貞等諸公皆負時望且皆西北人說者指爲張新建私人因張去位爲之報復且本浙人浙黨預爲逃京察地也白簡紛然攻之不遺餘力許外謫去己亥內計許雖不處而恨之惜之者尙相半近日癸卯甲辰間徑路已分彈擊四起出奴入主暗避明攻乙巳一察遂至欽留滋議朝端聚訟迄今不解又非余所得而知矣○宏治癸亥京察之前給事中吳舜王蓋自知有議先事論吏

部尙書馬文升馬辭管察不允卒斥二臣而當時不以爲非察後又有疏辨者馬欲請再考時考功郎中楊旦執不肯從遂依先議是時人心尙古無旁黨者爲之佐鬪遠非今日光景也若嘉靖辛亥正月錦衣經歷沈鍊疏劾嚴嵩議者亦云逃察以此重譴此出仇口何足損沈直聲

贗書

史冊中如鍾會作僞書以賺寶劍及宋女奴習石介書諸事皆意爲未真乃近年如庚戌冬有傳浙江巡按御史鄭環樞繼芳寄一書于王給事宏庭紹徽者云次年

大計欲處某某不下數十人皆富平太宰心膂也胡給

事慕東

析

持以示孫富平其未又綴一行云嘉禾先生

近生一子想丈所欲聞者并報嘉禾指沈繼山也蓋孫

沈深仇而俱無嗣故作此語激之孫闕之果大怒卽欲

重處鄭王諸人一日出以示少宰蕭元圃

雲舉

且云此

曹爲謀險毒至此非盡芟之無遺類禍不止也蕭諦視

良久忽泚筆其上曰得非詐乎因孫老贖故作字示之

孫出其不意甚驚恚已而稍悟遂篋此書不出而王之

例轉蕭之被劾亦胎于此矣鄭御史京師人曾特疏發

王聚洲

元翰

之墨故西北諸公切齒焉胡王二給事俱

大半同鄉胡挾粉榆報恩怨王宏庭雖秦人持議特異
故并中之胡之伎倆似巧實拙幸富平差而拙其計乃
得售使遇英敏之人且立敗矣

武弁王官

吏部選法患雜流壅滯姑創爲王官以疏通之名曰升
轉實罷斥也此法創於成化以後今不可改矣惟武弁
則無之欽依守把以上非參劾無驅逐之理况廢而復
起不可方物近年石大司馬東泉始倣王官例創爲添
註一說凡劣考者則註焉有官無缺亦救時苦心然此
輩素號錫鐵酒壺非考功法所可束縛恬不懲創石去

位而添註亦不講矣

一時六卿肩壽

本朝大臣享高壽者間有之然未有聚于一時者如華

亭陸平泉

樹聲

以禮部尚書太子太保致仕則嘉靖辛

丑進士也得年九十七海豐楊夢山

巍

以太子太保吏

部尚書致仕則嘉靖丁未進士也得年九十三蒲圻謝

松屏

鵬舉

以右都御史致仕則嘉靖丙辰進士也得年

九十四石埭畢松坡

鏞

以戶部尚書致仕則嘉靖甲辰

進士也得年九十三俱在今上乙巳以後三數

年間其去國俱

蒙優禮及九旬俱受特使存問身後飾終之典尤皆崇備若官未二品壽止八旬以上者又不勝紀也蓋上壽

考作人之效而聖
者無疆亦可卜矣

○楊太宰乞身時其母夫人尙在堂
年百十四歲始告終陸宗伯年五十九始舉乃嗣伯達
少卿見其登第者十七年又及見曾孫謝中丞九十時
長公京兆君年七十餘扶持左右如嬰兒尤爲難邁

文武同時各盛

嘉靖末年孫文恪性爲南禮部尙書故左副都御史贈

禮部尙書忠烈公子也時長子鑑次子鋌俱已登進士

鑑仕至吏部尙書鋌仕至南禮部侍郎其三子名犯今

上御名改名曰鑑繼登第仕至太僕寺卿少子鑛登今

上甲戌會元現爲南掌院右都御史其孫如法如游輩

以甲第爲郎署爲詞林者尙多又寧遠伯李成梁從偏裨起遼左積功至封伯世襲事在今上初年今以太保奉朝請嫡弟成材爲總兵其長子太子太保左都督如松屢爲大帥最後帥遼歿于陣追贈少保又蔭一子爲世都督同知次子如柏亦爲遼帥至右都督第三子如楨以錦衣蔭今現爲管衛事都指揮使第四子如樟以都督同知充貴州總兵官幼子如梅現爲遼東副總兵官將登壇矣又嫡姪如梧如欖亦皆副總兵一時文武各極其盛李氏兜整騎士非可比忠烈公闕闕亦以戰功積勞至此卽唐李西平諸子所不論也

上大夫癖性

宋時蒞宗孟好潔至有大小洗面大小洗脚等號同時
王介甫則蓬首垢面蘇老泉至日爲衣囚鹵而食犬豕
然二公皆名流皆憎司馬君實則一也嘉靖中楊用修
衣服起居窮極華潔同時唐荆川破衲疏羹垢敝不堪
然二公皆大儒皆忤世宗早廢則一也蓋好尙懸絕各
出稟受何必盡同近來士人以惡菲自處者惟吾鄉丁
司空改亭賓家世富厚所至矍然不淄然居處卑陋坐
一柳木椅挂一粗布幘數十年不易几榻塵穢衫履鷄
結絕似一苦行頭陀又沈司馬繼山思孝清白之操不

待言然整鬢修容老而彌甚虬鬚鉄面澡豆不離左右
盥手日數十次不倦卽烟粉輩未喻其潔也兩公俱以
小友畜予每見其舉動輒心折嘆服以其各有至處非
強飾也

士大夫偉狀

士人生西北者類多長身偉貌自昔相傳風土使然而
實不盡爾以予所目覩今方伯朱恒嶽煖元則浙之山

陰人中丞王斗暝

士昌

則浙之臨海人皆昂藏八尺腰

腹十圍朱飲啖能兼十人其重四百斤王稍遜之然浮
白數斗不亂會與余飲於馬仲良所坐人皆酒客終席

不能敵王醒然而別次日復會飲王出其蟠桃盃以酌
客蓋範禁帑所藏桃核鍛成者受酒升餘與余藏強以
十度爲率余初負其一勉強盡之已覺半醉王連負其
九引滿而起始猶頽然及張燭後復勸酬如初也王起
謫籍量移比部郎時同舍有王居于

文選

者京師人辛

丑進士粗能詩其狀最奇長不過四尺腹大如箕腰背
偃僂步履蹒跚遠望之宛然一蜘蛛也每綴班趨省出
入必偕觀者填路中丞喜談笑王居于亦善諧謔每遇
兩人俯而相握手仰而聽啟口旁人無不絕倒居于內
人頽而長有才色名聞都下頗有輕薄子爲俚詞嘲之

者○士紳短小者如子所識泰和郭司馬青螺子章餘

姚孫刑部侯居如法常熟瞿都運洞觀汝穉皆渺小丈

夫貌類侏儒然均爲一時名碩羽儀當世真所謂失之

子羽○又內監徐姓者長幾及丈肥亦稱之今上呼爲

徐大漢其視王中丞不及肩也

士大夫華整

故相江陵公性喜華楚衣必鮮美耀目膏澤脂香早暮

遞進雖李固何晏無以過之一時化其習多以侈飾相

尙如徐漁浦秦時問卿時爲工部郎家故素封每客至

必先傾其服何并何色然後披衣出對兩人宛然合璧

無少參錯班行艷之近年公卿間例遵朴素惟協院中

丞許少微

宏綱

朱紫什襲芳馥遙聞時年逾知命而顧

盼周旋猶能照應數人此公居官以廉著聞蓋性使然

也又友人金赤城

汝嘉

太守家無儋石貌亦甚寢每過

人室則十步之外香氣逆鼻冰紈霧縠窮極奢靡至以

中金爲薰籠又爲溺器而作吏頗清白第負鄉人債數

千不能償耳蓋人識田中帶此結習不能剷也又如大

司空劉晉川

東星

遇冬月則御紗袍遇暑月則披紵袍

問之則曰力不辨時服也問卿馮謙川

渠

東帶時缺其

二三勝同寅皆笑之恬不爲怪此則似出有意矣○江

陵時嶺南仕宦有媚事之者製壽幛賀軸俱織成青罽
爲地朱罽爲壽字以天鵝絨爲之當時以爲怪今則尋
常甚矣今藩府賀其按撫將領賀其監司俱以法錦刺
繡文字在在皆然價亦不甚愛葢習以成俗也又近年
有一御史按江南邑令輩至織成雙金刻絲花鳥人物
冒之洩器之上御史安然享之其人江西人自甲辰庶
常出者

二品直拜三孤

文臣至尙書六年始得東宮三少滿九年始加太子太
保腰玉惟閣臣以輔弼之重不拘年歲或太宰間以六

年得之他曹不得比也近惟長垣李霖寔大司馬以播
功從憂中峻加少保雖邊功優異然他人以十二年得
者李在田間得之其故官又僅右都御史也且三孤必
帶官銜而李竟無兼官直至一品考滿進少傅始兼東
宮太傅蓋自嘉靖初張永嘉以文淵吏書得少保無兼
官今始再見於長垣○永樂二十二年仁宗卽位加大
學士楊士奇少保李東陽謝遷俱以尙書直拜少傅時
宏治十八年上新卽位

戶部

海上市舶司

太祖初定天下於直隸太倉州黃渡鎮設市舶司司有
提舉一人副提舉二人其屬吏目二人驛丞一人後以
海夷狡詐無常迫近京師或行窺伺遂罷不設洪武七
年又設於浙江之寧波府廣東之廣州府其體制一同
太倉其後寧波尋廢今止廣州一司存耳蓋以寧波亦
近畿甸爲奸民防也按市易之制從古有之而宋之南
渡其利尤溥自和好後與金國博易三處榷場其歲入
百餘萬緡所輸北朝金緡尙不及其半每歲終竟於盱
眙歲幣庫搬取不關朝廷我朝書生輩不知軍國大計
動云禁絕通番以杜寇患不知閩廣大家正利官府之

禁爲私佔之地如嘉靖間閩浙遭倭禍皆起於豪右之潛通島夷始不過貿易牟利耳繼而強奪其實貨斬不與直以故積憤稱兵撫臣朱統談之詳矣今廣東市舶公家尙收其羨以助餉若閩中海禁日嚴而濱海勢豪全以通番致素封頻年閩南士大夫亦有兩種議論福興二府主絕漳泉二府主通各不相下則何如官爲之市情法可並行也况官名市舶明示以華夷舟楫俱得住泊何得寬於廣而嚴於閩乎況邇年倭侵高麗亦何曾問閩廣海道也

勸農

漢大司農爲景帝所置蓋改秦治粟都尉而列之九卿
又別設搜粟都尉總之重農事也詩七月篇農夫註疏
爲農田之大夫郭璞云今之嗇夫是也東晉勸農賦云
考治民之賤職美莫美乎勸農蓋晉時猶重其官如此
唐時節度出鎮尙兼營田使而租庸使則以戶部尙書
領之至宋時州郡守臣俱帶勸農使元世祖中統二年
令各路俱設勸農司最爲近古本朝宣德初年添設浙
江杭嘉二府屬縣勸農主簿成化元年添設山東河南
等各布政司勸農參政及府同知通判縣丞各一員嘉
靖六年詔江南府州縣治農官不得營幹別差其重農

如此至穆宗初大璫出領江內龍袍遂改勸農廳爲織造館然余初有識時尙見勸農舊扁于府署之門今改換已久問之人不復曉各郡會有此官矣至于各大藩參政之設久不開銓除然而無裁革之旨意者并其事于糧道乎○僞鄭王世充圍困將亡時尙遣廷臣爲諸道勸農使史所云丞郎得爲此行者喜若登仙是也今承平反廢不設何耶○洪武三年用韓公李善長言置司農司於河南設卿一員少卿一員丞四員主簿錄事各一員

救荒

嘉靖八年以連歲饑荒條議紛紛多獻義倉社會法惟
廣東僉事林希元上救荒叢言言救荒有二難曰得人
難審戶難有三便曰極貧之民便賑米次貧之民便賑
錢稍貧之民便賑貸有六急曰垂死貧民急餽粥疾病
貧民急醫藥病起貧民急湯米已死貧民急葬瘞遺棄
小兒急收養輕重繫囚急寬恤有三權曰借官錢以糶
糶興工作以助賑貸牛種以通變有六禁曰禁侵漁禁
攘盜禁遏糶禁抑損禁宰牛禁度僧有三戒曰戒遲緩
戒拘文戒遺使其綱有六其目有二十三皆參酌古法
體悉民情上嘉其言然竟不行大抵救荒無他法惟上

官悉心經畫如甲午河南一賑則少鄉鍾化民力居多
二貪令借賑自潤竟竄重典法始得行若庚寅年給事
楊文舉賑江南恣意冥行雖以墨敗而予遺已填溝壑
矣希元之疏真荒政第一義恨無人能舉行耳○司馬
光救荒疏云富室有蓄積者官給印歷聽其舉貸量出
利息俟豐熟日官爲收索示以必信不可誑誘按此議
亦荒政中良法但行于今日則有司先稱貸于富民以
實其囊橐矣可望涓滴及貧民哉

金榮囊奪情

戶部尚書金濂在正統景泰間號能臣最後爲言官所

聚劾疏辨甚苦至辨匿喪一事尤支其言曰攻臣者謂臣往福建時母喪不臨比回又不發喪其時以軍務至重但痛哭而行後蒙取回乞歸不允夫金革之事固不敢避然必當奏請求放俟上奪情而後遵命可也豈有聞訃漠然之理卽主上何由知其情而奪之且宣德間金爲御史已奪情巡方矣其時非有金革也蓋當時士風忍薄凡遇喪而不得奪者謂爲無能見棄故衰經視事習爲故常金則喪心之尤耳歿贈流陽伯諡榮襄豈非忝竊

陶少卿

陳大司農

葉

主計時國用苦乏議開事例以註誤失官

者得復職其休致林下者得晉虛銜改章服其時亦有
應例援納數人然皆貲郎異途無清流肯屑意有會稽
陶蘭亭

允宜

舉甲戌進士素負才名官比部尋外請以

黃州府同知罷歸忽入貲如例得改苑馬少卿銜遂服
金緋謁撫按以下官自稱少卿置酒高會鄉人姍笑之
不顧也或以陶高才早廢借此玩世云陳此舉祇爲所
厚同年尙進士芾地然尙素犯名教公論所棄卒不可
復而註誤一條亦奉旨刪去

西北水田

西北開墾之說始于元之虞集暢于本朝邱濬俱未見
之施行今上乙亥徐孺東

貞明

新入省垣首申其說蓋

卽所著潞水客談緒論也疏上江陵亦以爲然方見施
行而徐以所厚同里御史傅應禎譏切時事牽連謫去
又十年孺東從田間起始奉上命以尙寶少卿兼河南
道御史奉勅專理水利事體甚重未匝歲竟無績可叙
徐亦自請歸尋卒于家然談者至今歎功之終于可成
惜徐未盡其用余觀徐疏或給牛于貧民或責成于富
室俱窒礙未妥惟選健卒分屯及招南人占籍二說可
用但又欲于勾補軍丁之費轉解京師說又支矣予以

爲不當官開但當私開又不當竟自私開當設便利之
術不勸其必開但誘之爭先願開京師蛙蠃鰻鰕螺蚌
之屬余幼日未經見今腥風滿市屢矣皆浙東人牟利
堰荒積不毛之地潴水生育以至蕃盛耳水族尙爾獨
不可墾闢種蒔如江南圩田之法乎又南士入北庠驅
之如逐鵠鷓此禁則暫弛之下令江浙之人能開田若
千卽畀以勇爵多者遞與加級得世有其田不願者俟
其功大著子孫得讀書附人黌序定額每邑若干人以
待試但嚴限其額不得濫收則浙東之爲胥吏有力者
悉先相倡自部署其曹偶以往矣久之土著惰民見磔

确化爲良田亦見獵而喜不待勸誘爭占爲已業矣至
下起科歲月之稍緩履畝勾較之稍寬是在當事者臨
事時變通之矣○今上庚子保定撫臣王應蛟曾以海
濱屯田奏劾上疏云天津一路從來斥鹵無人耕墾臣
以江浙治地之法行之今春買牛制器開渠築堤畊得
五千餘畝其蒔水稻者每畝收四五石蒔藹豆者亦可
一二石始信斥鹵可變爲上腴也天津爲神京門戶重
鎮養兵歲餉費六萬餘金俱加派民間若依法墾得
七千頃可得穀二百萬石非獨天津餉足而司農亦不
匱矣且地在三岔河海潮上溢可以灌溉請以防海官

軍用之海濱墾地每歲開渠築堤盡成良田一面召民
承佃數年後荒蕪盡闢軍兵且屯且守民無養兵之費
而保障益固矣味此疏則北方水利明白著效如此推
之畿輔南北再推之大河南北其風土可施耕耨皆然
矣奈何泄沓因循不一講究坐視他日危困哀哉○徐
孺東之開水利已漸有緒徐遽疏言此役必成可省江
南漕運之半此語聞而畿輔士紳大怖是且加賦吾鄉
遂人王御史之棟彈章而水田之役遂輟王爲直隸寧
晉人以故有桑梓巨害之疏是後中原士夫深爲子孫
憂恨人心髓牢不可破至是汪澄源復興此議其不撥

奇禍幸矣敢望施行哉孺東誇詞真足爲大言僨事之
戒

西北水利

汪澄源之撫保定既以屯田有效上聞至壬寅之春復
上條議陳利便其一以水利爲言疏畧曰臣謹按境內
山川圖蹟質以耳目間見易水可以溉金臺滹水可以
溉恆山澹水可以溉中山滏水可以溉襄國漳水來自
鄴下西門豹常用之瀛海當諸河下流故號河中視江
南澤國不異至于山下之泉地中之水所在而有議督
委各府佐貳一員及州縣正官并選南官中能識水利

者周循勘議某處可築壩建閘某處可通渠築堤高則
灌注下則車汲悉照南方開水田法量發軍民夫役以
便宜處置計六郡之內可成水田者奚啻數萬頃每歲
收穫可益穀千萬石畿輔從此富饒永無旱澇之患卽
不幸漕河有梗亦可改折於南取糴於北此國家無窮
之利也疏下部覆奉旨允行此其說與水田相表裏眞
西北永利未幾汪去任此議亦格至今無敢議及煌煌
明旨固不及彼中旁撓之衆口也惜哉○先是丁酉之
冬萬邱澤世德開府天津建議興水利都水主事沈朝
煥繼之上並下戶部覆奏世德言天津瀕海荒蕪地土

俱可屯糧宜設法招集開墾朝煥言天津南連靜海北距直沽盡屬膏腴可以開墾合二臣疏觀之真兵農兩利之策宜咨撫臣開諭軍民自備工本官給印照俾永爲已業三年之後方許收稅每畝輸穀一斗中等六升下者三升耑備津門防餉之費奉旨卽舉行之時萬中丞以禦倭劄開募府止轄河間一府故不他及若汪中丞所轄則畿南六府延袤千里無非上腴兩撫境內合之順天已盡帝畿倘並施畚鍤則軍國所需不必取給東南明旨再三申囑徒付空言蓋北人滯執偏見難以理喻如此

河漕

先朝設海運衙門

文皇帝靖難後初議遷都北京以餽餉艱苦乃於永樂五年八月下廷臣會議海運議已定奏請於蘇州府太倉衛設海道都漕運使司衙門左右運使二員秩從二品同知二員秩從三品副使四員秩從四品經歷照磨各首領官及吏悉依布政司各沿海衛所俱屬提調奏既上太宗如議行矣又有言不便者乃命再議事遂中止至正統七年三月又命南京造洋船三百五十艘由海運赴薊州諸倉乃知海運一事先朝未常一日不講

究後世習于便安不復議及卽間有建白者多旁訾掣其肘蓋慮始甚難小有蹉跌罪及首事卽如向年徐尙寶貞明開墾西北水田終爲忌者所阻况海運乎

海運

元之海運始于至正之十九年止于天歷之二年凡受五十年之利初起時至燕者四萬二千石及其盛也遂至三百六十萬石其始建議者爲伯顏任之者爲張瑄朱清嗣後又設立都漕運萬戶府每糧石給價六兩五錢以後香糯白粳以漸加矣其海道凡三易最後開新道從劉家港上船過崇明放洋自浙西至京師不過旬

日耳至元順帝時漕河不通始納張士誠之降賴其海道貢米以活燕京垂絕之命閩大將陳友定又從閩廣大洋綱運雜貨至都下以暫濟危亡蓋海運之利如此本朝遼東一鎮歲餉專仰給于海運文皇徙都北京猶議立海漕都運使得比布政司已而中輟今十三總中遮洋一總尙爲海道設也議海道自不得不議膠萊以防海運之阻隆慶五年山東巡撫梁夢龍等上海運議曰今漕河多故言者爭獻開膠河之說此非臣所敢任第考海道南自淮安至膠州北自天津至海倉各有商販往來中間自膠州至海倉一帶亦有島人商賈出人

其間臣等因遣官自淮安運米二千石自膠州運麥一
千五百石各入海出天津以試海道無不利者其淮安
至天津以道計三千三百里風便兩旬可達況舟皆由
近洋洋中島嶼聯絡遇風可依非如橫海而渡風波難
測比之元人殷明畧故道實爲省便大約每歲自五月
以前風順而柔過此稍勁誠以風柔之時出並海之道
汛期不爽占候不失卽千艘萬櫓保無他患可以接濟
京儲羽翼漕河省挽牽之力免守帮之苦而防海衛所
犬牙錯落又可以嚴海禁壯神都甚便事下部覆海運
法廢已久難以盡復乞勅漕司量撥漕糧十二萬自淮

入海工部卽發節省銀萬五千兩雇募海舟淮揚商稅亦許暫支萬五千兩充備召水手詔從之已而夢龍等又上海運經理之要四款如修葺大嵩靈山等衛城池以壯門戶增復利津等縣巡檢司弓兵以資警備及禁私從出遠洋等事俱得旨嚴行卽遮洋一總爲給事胡應嘉議革未久至是復設時總漕王宗沐又有海運三大勢七便宜之疏更詳並奉俞旨此非遠年事也

永平海運

永平府自嘉靖庚戌虜入之後增設燕河石門二路主客兵餉歲需三十萬石而盧龍地瘠旱澇相仍又無商

明史紀事本末卷一百一十二
三

估肯至其地全仰給于空運艱苦最劇撫臣溫景葵始
倡通漕之議繼之者則撫臣耿隨朝勘議覆奏謂永平
境內有青灤二河青爲工頗鉅似不必議灤自永平西
門外經流一百五十四里而至紀各莊入海自紀各莊
至天津凡四百二十六里悉傍岸行舟其中放洋僅一
百二十里沿途有大小沽諸支河倘中流遇風隨處可
泊宜於紀各莊修造倉廩事半功倍可爲左輔永利部
議以爲然詔下行之自是每歲通漕盧龍一鎮稍得休
息而近灤諸邑遂稱樂土時值嘉靖之末接隆慶初元
主之者華亭相與雷司空禮也乃知北方轉輸一切東

馬全不足恃漢唐都關中俱視漕河通塞爲盛衰卽故
元運道一梗而國隨之使永平此議在相嵩當事時其
疏亦必見格可見海運之難亦難於慮始耳

黃河運道

景泰四年張秋河淺漕船不前河南參議豐慶建議請
自淮安之清河口入黃河至開封府滎澤縣河口轉至
衛輝府胙城縣泊於沙門陸輓三十里卽入衛河船運
至京詔下總漕諸臣覆議卒見沮然山東運道有梗此
亦可備緩急也是年河南僉事劉清亦言自淮至滎澤
轉入沁河經武陟縣馬曲灣裝載岡頭一百九十里引

沁水以入衛河行人王宴亦如清言欲開岡頭置關分沁水南入黃河北入衛河只費衛輝一府稅銀糧便可挑濬帝命侍郎趙榮同宴相度還言不便而止今遙計之開二百里之沁不如開河三十里之便也三人所議大抵皆同第就中微有曲折小異然始終不用蓋是時方用徐有貞治河于澶濮間已稍見功緒宜其言之不售也然用之亦未必成請以膠萊近事驗之是時陳芳洲之權可得比江陵之十一乎○按隋煬帝開永濟渠因沁水南接于河北通涿郡此時都關中欲遊幸廣陵固宜取道于此然借沁通河則明效已見今以沁水較

濟汶固云遼遠然有成蹟可循則預防不虞亦何惜迂道二三程也然難與守經者言矣

宜大二鎮漕河

宜府大同二鎮糧餉運道最苦嘉靖末年行空運之法山谷崎嶇率三十石而致一鍾當事者憂之時御史宋儀望按其地疏稱桑乾河發源於大同縣襄城驛之古淀橋會衆水而東入京師之盧溝橋凡一千里至塞上在大同則下邨稍有亂石在宜府則黑龍灣有石崖亦險但石險不過四十五里而水自深卽淺者亦盈二三尺欲加疏鑿甚易時撫臣侯越曾駕小舟自懷來衛至

下村龍灣俱坦途無沮又自懷來運米三十石溯流而上竟達古淀橋則河之通濟甚便䟽上下兵部長部者爲聶貞襄豹極主其議且云前任都御史趙錦亦曾使人從桑乾河舟行千里直抵大同鎮城今稍加䟽淪遂可通漕又河成可以捍虜騎其策最善詔命會工部議之長部者爲歐陽必進憚於興役謂道遠費煩請再加勘明舉行歐與相嵩姻厚遂遏其議自甲寅至今六十年更無人談及并不曉塞上有此渠可漕矣

汴河故道

天順八年七月都察院都事金景輝言會通河自安山

北至臨清二百五十餘里僅有汶水若春月少雨則水脈漸微而舟行淺滯其汴梁城北陳橋舊有古河一道北出長垣經曹州至鉅野縣安興墓巡檢司地界乃出會通河合汶水通臨清每秋水溢有舟往來其間惟陳橋迤西一舍許水道淺狹水小之際不能流通請興工開浚亦可分引沁水仍置二閘以司啟閉則徐州臨清二河均得利濟而會通河之水亦皆增長且長垣曹鄆諸處糧稅可免飛輓之勞而江淮民舟又可由徐之浮橋達陳橋至臨清而無濟寧一路壅塞之苦其利多矣事下工部請按實以聞其後亦格不行按景輝所議則

由汴入汶其遺跡尙存更不假開鑿僅稍煩疏導之勞耳比之景泰中三臣建白尤爲簡便省費此說當時已置高閣然亦取給沁水以資漕河則沁在西北有濟軍國多矣近日范少參一疏大同小異可備采擇

關陝三邊餉道

故太宰倪文毅岳在事時見關中三鎮轉輸不給曾上疏云今關陝所需皆出山西河南此三省俱近黃河其中雖有三門孟津之險然漢唐糧運皆由此濟卽今鹽船木筏往來無滯今計山西米豆必運至榆林諸倉河南必運至潼關陝州諸倉諸州衛皆瀕海通舟楫可免

陸運之苦況黃河當潼關之地北連渭河渭東流接洛河可通延安渭西流接涇河可通慶陽龍門之上小河徑通延綏稍加修葺必可行舟是在按求古跡何處可避險何處可陸運何處可立倉倒運何處可造船裝運勿憚一勞而失永利事竟不行

賈魯河故道

今上甲辰泲河告成巳年餘旣而南陽稍淤異同之說遂起時中州范岫雲守巳以降補在京上疏其畧云河

工之需用銀八十萬勦夫數十萬過計者不無意外之虞況挑築於此能保不橫決於彼何不別求利便以爲

永圖也臣嘗往來沁口諸處見沁水自山西穿太行而南至武陟縣東南入河十數年前河沙淤塞沁口沁水不得入河乃自木蘭店東決岸奔流入衛彼時守土諸臣塞其決口築以堅堤仍導沁水入河而堤外遺有河形直抵衛澗固至今存也若于原決築堤處建一石閘分沁水一派東流入衛爲力甚易再將原衝河形補加脩濬兩岸培爲緯道爲力亦易計其功費用銀不過二三萬用夫不過三萬餘名而大工告成矣及引漕舟自邳州遡河而上直抵沁口因沁入衛東達臨清則會通河可以不用也若謂遡河數百里或有灘溜之患無絳

道之便則又有一河可繇者查滎陽之東廣武山南一水東流經鄭州中牟之北祥符之西繇朱仙鎮南經尉氏扶溝西華之東沈邱之南在元時名爲鄭水土人名爲賈魯河者也南至周家口與潁水合流名爲沙河至潁川正陽鎮入淮直抵淮安今自正陽至朱仙鎮舟楫通行畧無阻滯自朱仙鎮而北而西至鄭州西北惠濟橋地方不及二百里河身畧窄稍當脩濬若于惠濟橋西開一支渠分水一派北入黃河不及二十里耳渡河而北直入沁口爲道甚便如謂鄭水微弱不任漕舟則滎鄭之間又有京水索水須水諸泉皆可引入鄭水以

濟漕挽舟每二十里建一石閘如會通河之比則蓄泄
有時水自裕如計其工費丁力亦不過四五萬兩耳若
此道旣通則漕舟出天妃閘卽由洪澤湖入淮邇淮入
潁水邇潁入鄭水牽挽尤穩黃河又可不用矣雖衝溢
萬變何慮焉如河流安妥不至侵漕則夏鎮南陽之間
仍加脩濬兩利而俱存之分舟並進可免守閘之困如
河流變遷東道有梗則專由鄭水而徐呂之道可無問
便利之策無逾此者臣懷此已二十餘年因會通河無
阻不敢輕言今屢濬屢塞而黃河又衝決無時侵逼益
甚與其竭海內脂膏以填不測之壑孰若改弦易轍就

此易竟之功緒也。如果臣言可用，先將武陟迤東至于衛水之泮，東西百餘里，原有河身故道，發夫萬餘名，及時挑濬，約深一丈，濶十丈，却于木蘭店東築堤處所，修建石閘一座，分導沁水一派東行入衛。舟至則啟閘，以通漕舟；盡則閉閘，以掩水。明歲春末，其功可成。姑將漕舟遡河而上，由沁入衛，以濟目前之急。却于議修濬朱仙鎮迤北至惠濟橋迤西，分導鄭水以通漕舟，則帑藏民力可省百倍，而國家之利賴無窮矣。疏上，得旨：下部行。總河及河南撫按勘議具奏，按范䟽所陳，與景泰天順間諸臣建白畧同，而其說更詳。及今查勘，卽命范往

任其事亦可濟會通河之梗

呂梁洪

徐州呂梁爲宇內險道自唐尉遲恭開鑿始通舟楫至
宋元祐間漸成通渠本朝遂以爲運河然其下亂石如
鰐齒排連驚湍如蛟涎噴薄孔子觀瀾處稱爲懸流三
千仞流沫四十里者卽其地也遇水溢時順流者一瞬
而下逆泝者以尺寸計若值旱涸行舟一遭伏石立葬
魚腹余幼時侍先人過此聞其險已漸夷然猶用絳夫
二百人挽一舟老稚相顧無人色自後以應試北上則
所謂水底嵯岬俱沒不見蓋爲淤泥所壅河身日高蘇

子由所云呂梁齟齬橫絕乎前竟成安流其後數年則
加河告成行旅不復取道彭城其管洪主事高枕空壘
闕無一客可延接矣

徐州

徐州爲古彭城劉項備操所爭之地南北分裂視此地
得失爲強弱本朝以直隸降而爲州然領豐沛蕭碭四
邑封疆亦已不狹但州守權輕屬城不盡奉約束僅一
憲臣居城中稱兵使者而一參戎同事所部兵止數百
人脫有風塵之警立見瓦裂宜改徐爲府以其分土爲
彭城縣并舊屬邑而五南則益以邳宿北則益以鄒滕

濟寧便可屹然成壯郡予向有此臆見近日李修吾中丞撫江北亦主此議竟以時論不同而止要之是舉必當亟行若遇有事更張不免亡羊補牢矣○徐州卑濕自堤上視之如居釜底與汴梁相似而堤之堅厚重複十不得汴二三余見彼中故老皆云目中已三見漂溺須急徙城于高阜如雲龍子房等山皆善地可版築不然終有其魚之歎又城下洪河爲古今孔道自通泲後軍民二運俱不復經商賈散徙井邑蕭條全不似一都會宜仍遣漕艘之半分行其中以防意外之梗今守禦單弱千里幾無行人一旦草澤奮臂此地仍爲戰場矣

沕河膠萊河

沕河初議費數百萬先朝往勘者及身當其事者皆謂

斷不可開屢議屢止至潘印川

季馴

司空始以挑河餘

力尋葛墟嶺故道尙未暇溶治而舒中陽

應龍

稍從韓

莊䟽鑿之繼之者如楊后山

一魁

褚愛所

鐵

諸公俱相

度經營漸有次第至劉晉川

東星

在事則功已將半矣

迨李霖寰

化龍

從平播起任河事遂決計專治沕河初

尙淺淤艱阻今遂成康衢避淮黃三百里之險而所費

不及先朝所估十分之二真不世功也因思膠萊河亦

必可開往年江陵當國用劉白川

應節

徐鳳竹

斌

二人

謀銳欲圖之以劉爲南司空主之徐則以少司空奉勅

專領其事時李敏肅

世達

撫東省亦主其說勸江陵亟

成之旣而東省仕紳苦于徵發羣起譁之卽江陵亦不能違改二人他用役亦中罷其膠河之中梗者僅百餘里沙石磽确畚鍤良難要之不過如泃河之葛墟止矣今國計方絀或難興此大役妄意水道所不接處南北各設一城以爲發運收運之區中道再築一城爲運夫憇頓之所三城各以州邑衛所佐貳守之度起車至入舟僅三數日可尅期搬運而總以一戶部郎專管如隋唐洛口河陰及本朝臨德二倉事例其道近費省似亦

策之次者余曾聞語言路諸公頗亦首肯終未有抗疏
及之者蓋慮始之難久矣○泲河之成工部郎梅春宇
守相功最多僅得加四品服俸尋積資陞副使去竟未
有以酬其勞云

膠萊便道

淮河之北岸一里名支家河安東縣至海州路也自支
家河至漣河海口共三百八十里其外卽爲大海矣又
歷贛榆縣至安東衛卽山東界由安東衛過石臼所夏
河所靈山所遂至膠州瞭頭營又至麻灣海口共二百
八十里俱循海壖而行其中止有馬家灣爲陸路此則

須以舂鍾開通然只五里而近一入麻灣口卽從把浪
廟經平度州以至萊州所屬海倉口俱小河共三百七
十里自海倉口入大洋便直抵直沽天津衛凡泛海共
四百里蓋所䟽鑿者止五百里耳疑其未然但此嘉靖
十一年御史方遠宜親歷彼方彙爲圖說者其後山東
副使王獻言之未幾給事李用敬御史何廷鈺又言之
皆不果行至萬歷三年南工部尙書劉應節始建議直
任膠濟河之役謂膠州南北不通者約百五六十里然
溝與湖居其半應挑者止數十里可借潮水通漕而無
放洋之苦劉卽山東之濰縣人生長其地所談較方遠

宜更確時江陵公力主其議又選藩臣有才者佐其事
時山東參議李學禮爲上佐具疏條其便宜更詳興工
未幾齊魯縉紳大譁且詈劉茶毒桑梓將甘心焉劉愾
甚謝役江陵亦無如之何工遂中罷至今無敢議及者
按此爲元人所濬故道以避海運不轉尖可免成山諸
島之險最爲省便今談者俱云若不興工則中間分水
嶺陸路二百里可從舟次車剝再人水卽抵直沽亦是
便計余向有建城置倉之說蓋本於此當時劉白川上
疏只云以萬夫之力興數月之工權數萬金掘數十里
何憚而不爲其說鑿鑿不知東省何以譁江陵何以輟

任事益難言之矣

泃河之成

李少保

化龍

濬泃河通漕甫一年而以憂歸代總督者

曹時聘也曹素無素絲之譽適南陽堤稍壞曹遂思大興工作因以爲利謂泃不足恃而河且爲大害請發帑金六十萬留漕糧四十萬以退大河之決工科給事宋一韓從而和之謂河不勝徒安可勝避且云河潰昭陽害及祖陵治河諸臣擇輕避重圖易辭難蓋暗攻少保以佐新督興工之議李不勝憤從憂中上書謂臣非棄黃而事泃勢不得已也泃以二百六十里之安流代三

百六十里之險道八千運艘不兩月過盡謂非百年永利耶向非臣丁憂則一年開泐一年挽黃矣臣以時勢艱窘圖爲國家省費故泐之成早臣得以二十萬成前估三百萬之工黃河之成遲故臣不得以數萬成今估八十萬之役臣誠無所逃罪蓋明指新河臣谿壑其中且六十萬後又請二十萬也旨下姑調停之命催新工而已大功不賞而媚妬之輩彈射已及之真令人解體○丙午之八月曹時聘又上疏極稱舊河臣李化龍開泐之功且云自臣接管改挑後三十三年及今年糧艘盡數渡泐則泐之可賴昭昭耳目仍列善後事宜以請

蓋借以完興工之局而八十萬之帑金四十萬之漕糧俱銷歸無存矣工科既不駁上亦允其言不復詰